

山河

吴耀光·著

祭



太白文艺出版社

SHANHEJI 吴耀光 著

山河祭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河祭/吴耀光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3.12

ISBN 7-80680-134-0

I. 山...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5788 号

山 河 祭

吴耀光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春晓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700×1000 毫米 16 开本 18.5 印张 4 插页 250 千字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34-0/I·060

定价:27.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610000)

SHANHEJI

山河祭

内容提要

这是一个引狼入室的经典案例；这是一次超级巨骗与政府官员的智力博弈；这是一场清正廉洁与腐败堕落的生死较量！

大学毕业不久便入狱的余杰在十年牢狱之灾结束后，伙同狱友马永福开矿。生意刚有起色时，马永福因女人问题得罪了有着强大后台的地头蛇。为了保命，余、马二人深夜出逃，来到了邻省 W 地区 C 县。从此，用金钱、用美色，用巧舌如簧的嘴巴，把一个个国家干部拉下水，上演了一出发人深思的闹剧，也让形形色色的干部形象，生动鲜明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乡党委书记张明理妄自尊大，目

无法纪，贪财贪色；县委常委副书记李永平一手遮天，助纣为虐，欲壑难填；公安局副局长黄耘成耀武扬威，横行霸道，强占强要……

豪华酒店，狡猾骗子镇定自如施骗局；酒楼包厢，美色飘香，堕落干部胜虎狼；人工林里刀斧飞，护林模范命丧刀斧下；省委大院，晚风吹拂，清廉干部促膝长谈详谋划；地委大楼，七尺男儿血气方刚泪雨飞……

小说故事情节惊心动魄，生动感人。



山河祭

目 录

引	子	◆ 1
第 一 章		◆ 3
第 二 章		◆ 16
第 三 章		◆ 33
第 四 章		◆ 43
第 五 章		◆ 56
第 六 章		◆ 68
第 七 章		◆ 85
第 八 章		◆ 93
第 九 章		◆ 103
第 十 章		◆ 115
第十一章		◆ 121
第十二章		◆ 127
第十三章		◆ 141
第十四章		◆ 146
第十五章		◆ 161

第十七章	◆ 178
第十八章	◆ 183
第十九章	◆ 191
第二十章	◆ 195
第二十一章	◆ 199
第二十二章	◆ 206
第二十三章	◆ 211
第二十四章	◆ 217
第二十五章	◆ 228
第二十六章	◆ 235
第二十七章	◆ 242
第二十八章	◆ 249
第二十九章	◆ 262
第三十章	◆ 271
第三十一章	◆ 278
尾 声	◆ 282



山河祭

引

子

乡党委书记张明理被骗了！县委副书记李永平被骗了！招商银行的王行长被骗了！国有棉麻公司及其下岗职工都被骗了！

这在 W 地区甚至该省都不亚于引爆了一枚重磅炸弹。

骗子竟是让人们吹嘘得神乎其神、让人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余杰！

谁也想不明白，谁也不愿接受余杰是一个超级巨骗！

这个瘦瘦的、有着学者风度、出手大方的余杰余总，怎么会是一场计划缜密的骗局的总导演呢？

当余杰及其同伙马永福出逃后相继落网的消息越来越准确，各种传言最终或被否定或被证实的时候，人们才终于明白，余杰，其实就是一个有

相当高智商的骗子。他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名大学生，同时，他又是一个蹲过十年监狱的刑释人员。他出生在一个相当贫寒的家庭，母亲为了他能上大学，忍泪含悲将自己白花花的身子交给了乡上的一名主任。他有一个老实巴交的父亲和一个幼稚的弟弟，父亲在母亲服毒自尽后气急攻心离开了人世，弟弟在他大学毕业回乡后的那天被恶狼夺去了幼小的生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经历了有记忆以来，这个地方的官场巨变。张明理书记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投进了牢房；李永平副书记被叫到省里开会，然后被省纪检委双规了；公安局的黄耘成副局长的手枪被下了，被别的警察控制了起来……

于是，各种小道消息接踵而至，有的说张明理搞小姐搞大了肚子，又一脚踹了她，那小姐成天四处告状，把他给告倒了。有的说张明理长期包养着两名俄罗斯美女，把大把大把的人民币和大块大块的金条交给了她们。有的说公安人员从张明理家搜出了一大麻袋现金。有的说李永平得罪了上边的人，上边的人发誓要整他。还有的说李永平包庇坏人，纵容犯罪，收受巨额贿赂……

后来，根据官方的报道，张明理，李永平他们其实就是余杰、马永福案的帮凶，是他们的腐败、堕落，导致了柴家沟生态环境的被破坏，导致了巨额国有资产的被侵占，导致了省级护林模范杜三堂的惨死……



山河祭

第一章

桦树坪没有资格印在中国的版图上；在没有发现金矿以前，连省地图上也找不到它的位置，因为这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说确切点，桦树坪地处西部的原始森林。九十年代中期，有人在茂密的森林里发现了金矿古洞，一下子吸引了各地的淘金者，使这个沉睡了几千年的山区出现了沸腾的景象。桦树坪的原始风貌似乎一夜之间被现代生活气息所替代……

各种舞厅、餐厅，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密林的深处，山区失去了以往的宁静。一直过着刀耕火种生活的山民们，用惊诧的眼神审视着穿梭在大山里的红男绿女，一群群生息繁殖在这块土地上的禽兽，带着仇视的目

光，告别原来属于它们的领地。

原来清清的河水，载着生活垃圾，流向长江，一棵棵树木在利斧快锯的砍伐声中倒下，各种越野车辆穿梭在山区的小道上。象征着权力机关的村委会，告别了从土地改革时就在那里行使职能的三间茅草房，搬进了崭新的活动房，村支书带头走进了歌厅，第一次拿起了麦克风，唱起了他一生惟一会唱的一首歌“东方红，太阳升……”

隆隆的发电机声、喇叭声、人声交织在一起。一群群穿着超短裙、被称作矿姐的姑娘奔走在各矿点之间，使穿着大腰裤的村姑们显示出原始的味道来。

桦树坪一个较为宽阔的河床上，奇迹般地冒出了令人惊叹的自由市场，从工业品到小商品、小食品、小吃点……应有尽有，还有当地老百姓不知是何物的性保健品。开放后的商品大潮总算记起了被它遗忘的桦树坪，并给了它特殊的青睐。

一只只色彩斑斓的蝴蝶，在吸过了氰化毒液后的山花间，挣扎着死去。

一个拄着比她个头还长的棍子的老大娘，用干瘦的手抚摸着停在路边的一辆小车的前灯，自言自语地说：“我说它的眼睛特亮，原来它的眼睛这么大……”

各种型号的客运车前挂着“县城——桦树坪”的大牌子，来往在县城通往桦树坪的路上。

生活在桦树坪的老头们，似乎对黄金和桦树坪的变化无缘似的，他们挑着粪筐，拾掇着地上的粪便。在他们心里，粪便就是黄金，惟一给他们带来喜悦的，就是漫山遍野的一堆堆的粪便。

桦树坪戴上了金色的光环，有了神秘的色彩，连周边县城的小孩也知道有个桦树坪，它是黄金的象征。

桦树坪结束了原始的荒蛮，真正处在了天翻地覆之中。

桦树坪在行政上归底川乡政府管辖，位于C县和桦树坪的中间，离

县城七十多公里。在发现金矿以前，往这个乡派个干部是县委组织部最头疼的问题，每年在催粮要款、计划生育的时候才能证明它是一级政府部门。

自从桦树坪黄金热潮出现之后，也给乡政府注入了生机。在乡政府，从书记到一般干部，好像都焕发了青春，显得生机勃勃，乡政府大院里也出现了从这个乡建制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象。

上午十点，一辆黑色的陈旧的进口小轿车，在乡政府院子里戛然而止，从车里出来一胖一瘦的两个人，径直来到乡党委书记张明理的办公室，不一会那两人在张明理的陪同下，又来到刚开业不久的山城酒店的包厢内，接着几位浓妆艳抹的姑娘也进了包厢。

“老板，张书记在哪个包厢？”乡政府的马秘书来找张书记。

“有急事吗？”女老板问。

“有，我要请示下午的工作安排。”秘书回答说。

“好，请在这里等一下，我给你去叫。”酒店女老板转身走了。不一会，张明理来到秘书的面前。

“张书记，下午的……”

“不要问了，你来得正好，我还正要找你呢。你回去马上通知每个党委委员。下午开会，再让王乡长马上到我这里来一趟。”

“再没有事了吗？”秘书问。

“没有了，你去吧。”

“噢，你回来。”秘书转身刚要出门，张明理好像忘了一件事，又叫道。

“你再立即派车去把桦树坪村的刁书记接来，让他在下午三点钟准时参加党委会。”秘书刚要说什么，只见张明理手一挥，很干脆地说了一声：“去吧。”

张明理又回到包厢。

大约过了一刻钟，乡长王国栋在酒店女老板的指引下进了包厢。除

了张明理，其他人都站了起来，表示对王乡长的欢迎。

“好、好、好，大家坐，大家坐。”王国栋很客气地打着招呼。

大家落座以后，张明理打开一包中华牌香烟，给每人发了一支，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后，对王国栋说：“和这两位老板合作的事我已敲定，具体运作下午开会时再讲，你现在来只管喝酒，不谈荆州。”

接着端起面前的三炮台茶碗。

“好，好。”王国栋笑容可掬地点头答道。

两位老板的脸上露出不易觉察的得意笑容。

几位小姐向她们陪的客人拉近座椅。

服务员忙碌着上茶。酒店女老板来到了张明理的跟前，压低声音说：“张书记，五粮液只剩两瓶了，够不够？”还没等张明理反应过来，坐在旁边的王国栋立即说：“够了，够了。”

张明理脸上浮现出极不愉快的表情，回答道：“够什么，两瓶酒连这几位小姐也不够喝！她们的酒量我前几天领教过了。”他边说，边指着几位小姐。

“去买已来不及了，怎么办？”女老板问。

“有别的酒吗？”张明理已流露出极不耐烦的口气。

“其他的酒都是一般酒，不过还有两箱酒鬼酒。你看……”

“可以，可以，这个酒不错。可是这个酒价格……”张明理边说边盯着两位老板。

还没等张书记说完，那位瘦点的老板站起来说：“那就上酒鬼酒，只要张书记、王乡长喜欢喝就行，先上六瓶，不够再要。”

聪明的酒店女老板立即转身取酒去了。

酒好像早就打开准备好似的，转眼的功夫，酒店女老板带着服务员将六瓶酒放在包厢里的酒柜上。老板亲自开酒，为各位斟上，“请”字还没出口，张明理端起酒杯说：“来。为我们的合作干一杯！”

“干，干！”大家共同举起杯子，随着张明理的节奏，干了第一杯

酒。

在倒第二杯酒时。张明理指着两位老板向酒店女老板介绍说：“这两位是马上要和乡政府合作开办黄金冶炼厂的大老板，今天你们认识认识，对你们酒店有好处。”

女老板立即端起一杯酒，来到两位老板的身边说：“来，我们干一杯，欢迎你们的光临，还望两位老板经常光顾。”她边说边和两位老板碰杯，那位胖点的根本没在意女老板说了些什么。而是两只眼睛直直盯住女老板隆起的两只乳房。

张明理看在眼里，醋意顿生。

两人酒杯还没到嘴边，双方还不知道尊姓大名的时候，张明理发话了：“行了，行了，坐下，坐下。”两人失望地把酒杯放了下来，弄得女老板也不好意思。

见此情景，王国栋不失时机举起酒杯，说道：“来，我敬在座的各位一杯。”大家立刻响应，一时的尴尬云消雾散。

张明理发现他旁边的小姐的杯子没干，端起杯子，递给那位小姐说：“这么好的酒，你怎么不干？”

“张书记，你还好意思再让我喝酒？上次陪你喝了那么多酒，你给人家答应的那件事也没兑现。”小姐说着把酒杯放下，一脸的不高兴。

“我说你今天怎么不高兴，原来是为那点小事！这你就多心了，你想，我能忘了你的事吗？就是这两天太忙，过两天一定兑现，只要你高兴，我张明理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说着顺势在小姐的脸上亲了一口。

“你真坏。”小姐顺手在张明理的脸蛋上轻轻地拧了一把。张明理和小姐的举动，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张明理见小姐的表情由阴转晴，酒兴大发，又一次举起杯子，提议大家干杯。

“大家说，这酒怎么样？”女老板问。

大家都不吭声，一齐把目光投向张明理。

“酒还用说，这可是价钱比茅台还贵，历史比五粮液还悠久的酒！组织部李部长多年来一直喝的这个酒，前段日子，我还特意买了两瓶送去，他老人家一高兴，拍着我的肩膀说，‘知我酒性者，明理也。’”张明理说着，脸上堆满了自豪。

女老板心想：真是吹牛皮不纳税，这酒鬼酒兴起才是近两年的事，怎么能和五粮液比呢？真是胡说八道。因这话无损她的利益，所以她不必说出来。她用钦佩的口吻连说了几个“对对对。”又说：“张书记，你不愧是个酒家呀。”

张明理一听，脸上自豪转为得意：“哪里，哪里，要说酒家，哪能和人家王乡长比？人家想当年在政府大院是有口皆碑的喝遍大江南北，吐尽五湖四海的人物。”张明理强装谦虚地指着王国栋说。

王国栋一听张明理说他，并且还有揭短的意思，只好一语双关地说：“张书记过奖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啥？我们还是喝酒。”又对着张明理说，“你不是开始就有指示，不谈荆州吗？”

张明理一听，意识到他的话让王国栋听出了弦外之音，忙陪着笑脸说：“好，说得对，我们继续喝酒。”

两位老板及小姐们也随声附和。

酒场秩序转入正常，大家又一次盯着张明理，用眼神请教酒的喝法。

张明理说道：“咱们现在开始打关，从我这里开始，每人跟前都是十三太保，男女平等。怎么样？”

两位老板一齐投赞成票。张明理见王国栋没表态，又问王国栋：“王乡长，你的意思呢？”

王国栋说：“就照你说的办。那就先从这位小姐开始吧。”他指着张明理旁边的小姐。

小姐一听慌了，忙说：“我反对，大拳我不会，大压小我根本压不过张大哥，我看还是把我们女同胞除外，到我们跟前每人陪喝两杯，来个

两相好就行了。”小姐说完，另三位小姐表示支持。

酒场又是瞬间的沉默，大家明白在此刻的酒场上，张明理怎么安排都是至高无上的，其次就是这四位小姐了，都等着看张明理是否同意。

“刘小姐说得对，大拳我知道她们不会划，大压小她们是压不过我，就连睡觉我也能压过她们。”张明理嬉皮笑脸地说。

“哈哈，张书记真幽默。”那个瘦老板说。

“幽默什么呀，我说他真坏！”坐在瘦老板旁边的那位小姐接着说。

“目前最时兴的话不是‘男人不坏，女孩不爱’吗，我不坏，刘小姐能这么爱我吗？”张明理说着又在刘小姐的大腿上掐了一把。

王国栋好像在想心事。那两位老板也在对小姐们做着小动作。

“你们怎么光说不喝呀！”坐在边上的女老板提醒说。

“你们几位小姐不愿喝酒也罢，但我打关时如果你们输一杯酒，就在我脸上亲一下，酒可以不喝。别人打关时你们自己商量，来，刘小姐我们大压小开始吧！”张明理说着，已向刘小姐伸出了指头。

张明理一关下来，那张宽阔的脸上满是小姐的唇印，一圈套一圈，好像贴上了金钱豹皮。

大家都劝张明理歇一会儿，吃点菜。

“好，我吃点，压压酒，你们继续打关。”张明理说。

刘小姐夹起一片红油心片，放在张明理的嘴边，张明理张开嘴巴，伸出鲜红的舌头，卷进嘴里。

女老板不失时机地问张明理：“味道怎么样？”

“还可以，不过我这个人喝酒时，对吃没有多大兴趣，我就喜欢一道菜，就是‘秀色可餐’。”张明理用胳膊搂住刘小姐说。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瘦老板插话说。

张明理把他那张金钱豹似的脸转向女老板说：“我很佩服你的商业眼光。你来我们这里开酒店，是对我们乡改革开放的一大贡献，最起码在饮食文化方面，我们的山民们得到见识，是对我们山区传统的封建饮食

文代的冲击。像你们的小姐陪酒就做得很好嘛，这就给我们这里增加了不少城市气息。以后在这方面要进一步发展，使你们的陪酒文化不断深化。”

女老板心里明白张明理说的不断深化的涵义。她毕竟是在好几个地方开过酒店的人，她的事业也是从给别人陪酒发展深化出来的。她赶忙说：“张书记，在这方面怎么进一步做工作，这是我经营的强项，也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了，不过还要你多多关照。有你这棵大树，我才好乘凉呢。”

“就按上次我给你说的那个思路，一定要来个一条龙的服务，我这个乡党委书记绝对支持你。”

“你的支持也初见成效了，但是，最近有人犯红眼病，特别是这几位小姐来后，说不定哪天有人举报到县上，麻烦就大了。当然无非是破几个财，但或多或少也会给以后的发展造成影响。昨天我老公从东北来电话说：按你提供的线索已找到了俄罗斯小姐，我听后，让他暂时不要带过来，等我的话，今天一上午我一直考虑这件事，今天正好，给你汇报汇报，你说该咋办？”女老板说。

“你就给他回电话，不要有什么顾虑，只管往这儿带，那可是我们矿区的一大精神财富。俄罗斯小姐一旦在我们这里服务，又给我们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不会有错的。这不是洋为中用吗？”张明理边用舌头舔着嘴唇子边说。

“那我今晚就把电话打过去，让他尽快把人带过来好了。有你张书记的话，我就放心了。”女老板说。

“这就对了，你再告诉他，越快越好，坐飞机过来，提前告诉时间和航班，我亲自开伏尔加车去机场接人。”张明理说着，用手势表示着他的自信。一种美好向往的表情，从他脸上的唇印里渗透出来。

那两位老板停住手脚，全神贯注地听着关于俄罗斯小姐的事。

四位小姐的脸上却漂浮着嫉妒。